



孟子正義

江都熊孝廉 著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

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

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

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

梁猶其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禮記曲禮注云

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顧深聚說苑正諫篇作燭

趙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

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是聚與趨趣取通趙

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即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為也為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

之言之所欲則為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為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一 熊孝廉孟子正義

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為義帝發喪漢紀為作與戴氏

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

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

謂存理空有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

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

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

為欲有為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為故不言理聖人務在

有欲有為之成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

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

隱曲之感於是讓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

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為禍如是也此以無欲然後君子而不小

之為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無為君子者謂不出於

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

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為理之君子豈自信不出

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入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

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

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

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為民

謀其入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為

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為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欲之甚

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



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期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偶弗思  
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  
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  
翰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贖奚假治禮義哉古之言  
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  
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  
帝王之所盡心於是民其所謂理非有聖賢之所謂理蓋離乎  
老釋之言以爲心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  
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  
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不知所知皆彼之  
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踐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  
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教人子贊治  
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  
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欲立  
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  
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  
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  
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視命爾敦爾字皆訓  
近皆爲邇也趙氏佑温  
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  
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曠野毆之則  
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者此  
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注民之

○正義曰埤與卑通亦作庫國語周語云晉厥執玉卑注云  
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墮墜穴也一日大也其訓大夫者通於曠  
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墜彼曠野傳曰曠空也昭公九年左  
傳云居於曠趙氏以曠野釋之讀曠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騾  
亦通於曠趙氏以曠野釋之讀曠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騾  
馬也今馬區聲毆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古文者以  
擊也今之扑字鞭笞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支  
引申爲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馭之以炮土之鼓毆  
之孟子爲淵毆魚爲叢毆爵爲湯武毆民皆用古文其實皆  
可作驅與支部之屬義別○注獺獺也○正義曰王氏念孫  
廣雅疏證云說文獺獺屬也或從賓作獺又云獺如小狗水  
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倉解詁云獺似狐青色居



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絕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獺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蓄池魚者必去獺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獺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獺頭如馬腰以下似獺尾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獺獺形大頭如馬身似獺獺則獺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獺雄傳以獺爲小獺非也○注獺土鶴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鶴注云鶴屬邵氏晉爾雅正義云鶴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鶴詩疏引陸璣疏云鶴似鶴青黃色於喙鶯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鴉鴉燕雀食之○注詩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獺鶴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賊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如桀紂爲湯武賊民矣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三年時艾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七桀紂是也疏注艾可至益善○正義曰毛詩王風被采艾分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原阮氏元按助記云灸音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按助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禱作灸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爲何爲奚使也亦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熟皆言苟使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

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於福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

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疏猶得沈溺○正義曰



阮氏元按勘記云沈依說文當作澁沈假借字沈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

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尚

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

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

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

辭綜注云舍放也放節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

縱也說文口部云哀問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怒也怒即問也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正義曰

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

舍之與非之以為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

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

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

道行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

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為仁親親是

也何為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

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

父犯其上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為人也孝

弟求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

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

讀遠字難字為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

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文古本作爾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



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

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

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

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

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論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別

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論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

舍人論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

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論日用皆血氣

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論日

用以講明人論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

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實言之曰誠

身誠此者也實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

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

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

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

之謂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

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疏誠者至動者也。正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之者而下詳其

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温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

進以明辨篤行為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

皇清經解 卷五 皇王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是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而不覺精妙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義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盡伏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患其不明既明矣又患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常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親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

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由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則著著則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也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而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親○中子夏言游金石黃帝篇為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游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瀕鳥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慮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心無能利害則虛火水而不焦溺涉水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



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榮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歌，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又，誠乃合於情，情有精而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談與治之務，莫若談。

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疏會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明且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成以立稱。漢書：賈云：夫惟大雅，既明且雅，以保其身。趙氏於金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章孟調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皇清經解。卷五十五。焦孝廉孟子正義。七。

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道北海之濱。

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疏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齊、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聞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

與字句者，翟氏異之。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引孟子文居北海之濱，太公居。○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日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



矣往歸文王也

疏 太公至老者○正義曰史記齊大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

伯西伯獵遇大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

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幸西歸周西伯

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均美里散宜生闕天素知三

格呂尚呂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史記則三

說是當以孟子為斷南潛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云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蓋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

此二人者蓋天下之老者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赫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

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

闕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昭大物望呂尚者東海上注未

悉後漢瑗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志注云太公呂望所出

今有東呂鄉又約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

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

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

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卽夷狐竹國之世

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

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八海從石碣石正古之

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

志以居北海爲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

淮縣者亦誤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

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一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

往也疏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諸

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

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

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

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

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

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七八宿

面七按曰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

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

圓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

度鸞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

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竈子鶉火周分野

天竈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于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



獨二十八年宿面云而已乃尚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  
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  
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  
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  
文王是可為證遠徵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  
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  
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

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  
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

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子至疾之也○正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季氏  
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  
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雖從其薄  
如是則以某亦足矣若不得度於禮而貪官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  
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為非吾徒  
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  
氏用田賦緣冉有為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季氏賦粟倍  
他日即為冉有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  
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議於求所以深疾季  
也是也邢昺疏以為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  
三年卒康子即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為政故知季氏為季康  
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孔氏正  
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出馬一  
義云司馬法四邱為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  
今用田賦買遠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  
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即多  
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放之舊制乃賦  
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  
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支



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即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何云鳴鐘鼓以壘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釋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日 由此觀之君不行

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

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

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故善戰者

奔奔即棄也如移之却移之遂屏之遠方之意也注孟子言天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

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

合從連橫之人也疏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

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禮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

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

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心也天覆育萬物既化

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

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陰

之好仁而近惡辰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燠燠孰

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爲媿以生之以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

薰也不能有有非陽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

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漂其日孰多距物之初

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

調及季秋九月陰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

霜而天降物因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

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外故霜加物

而雪加於空空者實地而已不逮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

○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重也尙書呂刑云上

刑適輕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江氏聲尙書集

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江氏聲尙書集

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



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末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眼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講耕釋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爲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按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陳組綬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鬪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始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

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民也疏聚斂富君

韓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爲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土

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聯虛童子也眸子童子相裏重也荀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重也膚相裏重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云在存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爲在卽以在爲察蓋察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

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目少精也目少精卽是不明眊疏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也翟氏頤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瞭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口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  
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爲政篇  
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注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  
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

斯爲審矣疏注目爲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  
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

枝葉目爲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  
證云精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字精者書  
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睛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  
目視爲肝木之情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肝木之精  
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  
氣曰神是也不必爲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  
得爲恭儉注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

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忍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之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  
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淮南子

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悲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  
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  
文又部云奪手持佳失之也支部云鼓廣較也周書曰儉攘  
矯虔奪取當作儉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佳鳥失之卽去  
之脫也奪乃  
儉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注恭儉之人儼然  
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詔笑之貌強爲之哉疏注恭儉  
至焉之

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  
哉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則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  
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之公綽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  
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  
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

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曰虎通禮樂篇云  
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通聲釋聲音  
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兒云兒頌儀也以人白象人  
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  
以詔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詔笑云強笑也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



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疏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

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

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

相親授疏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

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

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

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

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

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

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

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齊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

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

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

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

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

至其國又未嘗仕真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

無效與或力不能援重宵作是語于載而下殆可以精測哉

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

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

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

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注問禮柳女不同櫛不親授

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

政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

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

簞其無簞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

不邪疏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曰嫂溺不援是

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

也權者反經而善也疏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

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



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  
父臨溺河井豈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  
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鬋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  
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  
之謂之合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  
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  
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極反極  
變則爲咎微禮滅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  
樂有反此反經

所以爲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冕日今

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日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

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

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  
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矣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  
冕之所謂權也孟子不在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  
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冕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  
以道濟天下爲權冕譏孟子不在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  
孟子之不在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之道即聖賢之權矣  
不知道亦不知權矣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極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疏君子

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  
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  
曰昏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勸孟子直  
承日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  
於伯魚一孟子日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

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

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

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



矣故曰惡也

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

違而不行即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

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

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謀以報之因父之傷已

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即由上

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

則為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即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

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則傷矣

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

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

以夷為夷秋則反不得為報故為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

云告我君人者以已出行為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

於正即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即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教不欲

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

母子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注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疏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

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

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

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

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

陷於不義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

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

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與子孫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所愛者也必日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日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日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疏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齋飲食之費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日亡矣者乃實無之曾元之必日有雖無亦日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日有對文而不云必日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曙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道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援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日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在而不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日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日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問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

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詭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

之非法度也疏政不足問○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問也

過至交也○正義曰毛詩抑風北門作室人交徧適我傳云

適責也適與適通方言云適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

之譏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

適發釋文云譏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問非也

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

七年穀梁傳云人者眾辭也下言大人之言微也皆之言眾也

兼微盧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人之言微也皆之言眾也

文選盧子諫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詆與尤通

故趙氏以非釋問又以詆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

子此章言君臣父之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



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說之徒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乖忤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子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顧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說其所行之政而能格之則未嘗遇責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卽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亦自反已未爲大人可耳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

正之疏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爲已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問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問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

皇清經解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樓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若

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虞度也莊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期

往死之險則失哺上車失軼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

陳不占可謂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

魚之官侍之近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卽司漁卽所謂東觀漢記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尙可仿佛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備噉也我不同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備噉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

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備噉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

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備噉也疏法學而至

義曰趙氏以食飲解備噉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備噉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又云舉世皆濁噉不

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備其糟而噉其醞王逸注

濁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備糟云從其俗也

注噉醞云食其醞也然則備噉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

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雖未侍佞樂正子之便未免佞附又謂觀備噉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困乘子敖之便未免佞附又謂觀備噉

二字當時必有優僂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

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

敖雖便豈能無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為相識即偶從一相

識貴人之便為之師者遂直揚其醜以為飲食之人何至於

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

齊出弔於滕驩且嘗為輔行驩之在魯必謬托為孟子之交

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為買質而來故以備噉言之謂此來但為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為過附使借行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使借行之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為長者求即當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而凡言從者皆彼為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藉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揚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任任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備噉沈浮

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免置窮處○正義曰

考證云免置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免置今從小字

文王按詩周南肅肅免置顛箋云免置之人賢者也墨子曰

溫薦善元彥表免置絕譽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免置網也

詩曰肅肅免置踰股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備噉之意按趙氏謂任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備噉為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注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疏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沈浮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卽禮卽矣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闕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疏法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曰馳騖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此二者而不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

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

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疏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言者也然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用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

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



曲哉疏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嗟歎之嗟歎之不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承歌之承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  
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非其  
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  
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  
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  
上孝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言天下之大道有所當而義  
則一而氣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  
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孝享三老五更於太  
學冕而總干執鸞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  
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藝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  
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言中卻不然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足舞足蹈之樂亦自在  
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  
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  
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  
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  
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  
者棄家蕪莘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  
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尙多未盡善處是地於禮之實尙待  
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冤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  
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  
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  
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  
德者大破谷缺斯之恫不足於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  
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尙未足盡  
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暫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  
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  
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况於歌舞

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疏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

爲仁之本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  
舞卽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



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

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

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

也疏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並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則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庶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旌往朝瞽瞍夔夔惟諾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庸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祿畝之中事也况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禹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論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論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崖先生云楊孟至石門頌曰烝烝乂是本親尚書則古尚書作乂也乂養格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益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



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茲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滿所欲豈尚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位如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夔夔齊慄既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况以曾子養志於曾皙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

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

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

崇也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

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虞之世又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

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李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

者不

乏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一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一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著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

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

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疏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

爾雅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子正義云大

夫是有德之位位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為終消盡為斯孔氏正義云

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為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

為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至人也

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

云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

傳云取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翟氏灝攻

異云司馬遷代生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

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謂作湯

寶夏漢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囂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

鳴條遂伐三囂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

以為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

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

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熊湯修於湯整兵鳴條因夏

南巢誥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

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放錄云趙注必無

詳地所在之責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為經負字釋乎必無

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者負夏衛地見檀弓

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

東南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在北如負之者在

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

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為即春秋書城

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此

地以所生為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邱頓邱之首東土班

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漢州循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文  
於是諸馮渾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吠夷吠夷在酉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

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鄭鎬也疏周至

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

鄭今岐山縣是鄭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

時尚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吠夷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吠

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

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

此卽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

時此篇尙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

義所引偽孔傳所傳之大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

厄言云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

臣貌置此而展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

地名字後人多改从下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

文王既代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

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

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榭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注孟

子者不詳郢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關駟以爲本

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

甫蓋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

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

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

郢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

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

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王季所

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也周者王季所

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

窮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

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一文王墓地也大史

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

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成陽縣之畢原所

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

一在渭北一在渭南其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

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

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杜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劄折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際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記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鄠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言畢文於鄠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未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殆然可見言闕而不究其爲葬而趨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鄠之可言闕而不究其爲葬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木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生北夷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十七帝並誕也舜生於帝堯四百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誕也舜生於帝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商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蕪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道六節山國門關兩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王節亦掌節八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之六節何也說文曰部云曰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曰守都鄙者用角曰說文曰部云曰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曰守都鄙者用角曰貨賄用璽曰道路用旌曰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瑞



信之通各說文玉部玉瑞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  
器之藏鄭注序官云瑞節瑞也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  
云瑞符信也節爲瑞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符璽也注其職  
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碗圭炎圭也此皆玉也  
而入節亦通於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  
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附之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阮說  
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  
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  
小行人云管節如今之符使邦治四曰聽稱責以符別注云  
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符別注云  
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闕之  
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出蓋符與節者  
所同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云豈  
專指入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斲然  
若合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斲與暗同  
符節相合之物也以禮門闕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制之爲  
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全竹所用與趙  
氏義異乃荀子謂張法而度之卽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  
神化之用也陳組綬然星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  
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焉按圖  
索駿聖人鼓瑟安有是處夫孰之不一者爲之一而至今  
者在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  
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爲政聽

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疏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日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

氏厚禮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

年卒鄭卿多無諡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洧云成

子子產之諡也其子思思亦諡桓豈以賢者之故耶溱南各

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攷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

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

指訟獄也閔氏若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

作澠日澠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  
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南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鄭道  
元注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頽水渠水沙水者不載  
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水有梁焉再則曰又  
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  
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



路所至非窳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  
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  
見虺居云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  
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達禮家語正  
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志也何過惠哉  
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過惠哉  
日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  
教也車即與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者義首  
刺則讀為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皮與渡  
同說苑政理篇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歷寒  
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  
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注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  
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  
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惠而不知為政○正義  
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  
皇清經解卷五五五 五

皇清經解卷五五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氏  
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  
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  
夏令夏后氏之合周所以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  
民使不涉也禮記月令注引玉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  
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  
為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即十一月徒杠成十  
月成梁即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灑攷異云爾雅釋名引孟  
子歲十一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  
本異今注疏本趙注云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  
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與爾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  
建子夏正建寅人之所以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  
注上自為周十一月下自為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  
氏元技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閏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  
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後人  
亂之而閏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  
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  
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夏正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  
孟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  
令日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



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據閻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証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榘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榘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爲步波郭經云步波衍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渡水曰榘謂禁民酤釀獨官宮室所以開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梁皆今之橋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堰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孟子平其政行

足矣注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永乎每人而輒欲自加

皇清經解 卷二十五 三 准孝廉孟子正義

六

思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

刑禁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卽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之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闕亦如字注辟除則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又人來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是辟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辟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閹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儀禮注注曰辟遠遁不敢當盛也書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語意大略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闕人離婁篇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兼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闕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爲欲自加思以悅其意者莊子



人間世無門無券釋文壽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眼  
賦云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萬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  
物也趙氏以每爲貪以貪爲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  
欲自加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  
乘與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  
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塗廬井有伍大夫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  
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其政臨輿衛  
森嚴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傳假其入既眾豈一與所  
能用此必無之理曾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  
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下家撫是故子產

渡人孟子不取也疏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  
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疏

皇清經解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  
曰芥哀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  
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  
民畏日蔽於兵暴骨如芥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  
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  
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爲心  
相視非形相視故  
日心之所執若是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注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服疏禮  
舊臣爲舊君者執謂也仕焉而已者禮喪服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云爲舊君者執謂也仕焉而已者禮喪服爲舊君君之母妻  
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  
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  
也舊君傳云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  
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  
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  
致仕則君恩未絕故不特爲君服且爲君之母妻服若已  
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  
雖待放於郊尙未去國仍爲舊君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  
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



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

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

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遺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

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

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疏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

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預龍乎乃由奔晉文公六年不能正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曰

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

殽孤至于劔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

季亂其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有犯其知使也正

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有犯其知使也正

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出

疆卽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

卽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

酈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略此真吾所願從游

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死且不避今將軍聽細人之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

有功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所以爲天下笑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因

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有乎○正義曰

音義云搏音博說文手部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  
或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  
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會逝

此之謂也疏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為類而六等

民為類士居四民之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為四民是士與  
書梅福傳云咸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  
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鸛鵲遭害則仁  
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鸛鵲也音緣禮  
記中庸引詩鸛飛戾天釋文云木又作鸛阮氏元校勘記云  
仁鳥增逝問監毛三木同慶本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  
也高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



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間寶鳴犢舜華及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闕而遲日。飯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闕之也。剗脂殺天。則駢駢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

故必從之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君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疏上為下效也。正義曰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

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為也疏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陳寶疑是奠贄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為齊司寇大古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喪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沈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為高陽離盍胥之為古乘此營蕩之為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為財青耳。藉依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公音義藉怒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

不行疑禮疏禮義人之所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

選羽繳賦云不制中以泉

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為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注中者



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有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疏

注中者至謂之賢○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員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尚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為賢下亦云賢者養有教誨不能不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汜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過千人為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傑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曰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傳有此賢者至已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教也教養者積浸成長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養子馬融注堯典教胄子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讀胄為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即堯典之說文教育連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樂父兄之賢以養已即是樂父兄之賢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覺出相覺文昭鍾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丁昭鍾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入也其賢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音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

以教已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教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教誨也禮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覺出相覺文昭鍾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丁昭鍾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入也其賢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音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



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注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

于乘之志疏人有至有爲○正義曰有不爲是介然自守行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人能知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于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于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費苟難說不費苟察名不費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則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堯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爲不爲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耻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

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疏言人至患何○正義曰孟子距楊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始非君子故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

爲己甚泰過也疏仲尼不爲己甚者○正義曰郝敬孟子說、在任不受祿而宋薛之廉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固固亦可臺池鳥獸非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問惟格君心之使倖出甲於膝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甚其所向慕可知



而世儒猶謂其鋒鏑太露何歟

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也大人

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

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

所在疏注大人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為杖

杖亦倚任之義○注義有至隱也○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

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謂代將誅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

直躬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

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為決能義亦為決周禮春官

大卜五日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為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

所欲行者墨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

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為忘親也死為

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

讎視從父兄弟自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

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集解引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

者室

章指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

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

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疏

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

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為定程氏

瑤出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之心

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

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



之為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  
 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  
 之為赤子則不必其皆為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一生而能為  
 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  
 造乎自信其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  
 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後行情  
 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  
 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慎之又慎以  
 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一說明明德而大  
 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王後一說則亦疑赤子  
 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為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  
 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惟民其康又孟子因墨者夷之  
 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  
 無知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  
 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黃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  
 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  
 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  
 云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體也而改其過因  
 其愛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  
 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  
 孟子方言不為己甚為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日豈

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眾人熙熙如登  
 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亦自比愚人  
 之無知講聖人之樸散為老氏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義以  
 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為赤子猶天有洪荒伏羲以前  
 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  
 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  
 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淡焉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  
 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疾毒於鳥獸獸相雜其靈  
 於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天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  
 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說外  
 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若失  
 而不知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其人詐之而莫悟眾  
 擗之而弗酬眾共以為愚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  
 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  
 平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乃以為真樸未散亦僅  
 詭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為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  
 向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節



爲大人於是備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視於天下與吃茶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聖人卽易之利見於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遠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夫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

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加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疏養生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戒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帛注云事朝夕哭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圭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問

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疏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造至也至卽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謬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注云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卽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達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



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雖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自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卽極深也。以道卽研幾也。  
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幾者  
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  
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  
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行道之階。  
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用之權。讀書好  
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  
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  
也。注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

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疏

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發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  
云諸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  
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  
深造。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  
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  
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

皇清經解

卷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隔。性與道際。故居之不安。既自得  
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卽取乎吾之性。非濛襲於口耳  
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  
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  
左右。逢其原。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  
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  
不安也。深造憑於心之虛。以道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  
自得之則學洽於心。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繼於學。舍  
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

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疏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卽

名。詳見公孫丑下篇。漢書雋不疑傳贊云雋不疑學以從政。  
心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  
心翼翼。一此不  
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

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

子之實義親是也義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

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疏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直

言曰言論衡書說篇云出口為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謂

不祥者恆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不部云祥福也禮

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

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為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

為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以

實不祥三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不實空泛言之無指實

也蔽賢為不善之實猶養親為孝之實仁義為善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疏進賢受

賢蒙顯戮○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鵬冠子道端

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不

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

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

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

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

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疏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

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自原

之誤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混混豐流也盛滿之流也孟

子曰源泉混混古音讀如袞袞字作滾山海經曰其源渾渾

泡泡郭云水漬涌也袞袞二字渾渾者假借渾為混也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洎乎混流重言之則



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飲科渠皆空之轉聲也孟子離婁篇原泉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爲法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椎而放諸東海而礫釋云又猶至也至於四海卽注諸海入於海之海閩氏若礫釋云又續云胡肅明執爾雅注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得謂不繫水余言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邊密入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卽天下字面也按閩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者當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闕有此二義一爲爾雅所云一爲鄭氏周禮注所云也况者比也譬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

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

然其澗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誠至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爲美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尤

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六月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月間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亦所當備孟子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于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曰通藝錄溝澮疆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溝夫有川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斷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夫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于澮澮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于十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伐廣尺深尺察之畝田爲溝澮積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澮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勿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洑焉按洑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為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為屋三夫田首同梳一遂遂在屋間井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為一遂以受圃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間之稱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也溝十之合百井為一成十溝之水成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澮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澮十之合萬井為一同十澮之水成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澮澮在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遂相疏證辨惑析疑嘗聞外五畝安澮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澮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水十遂之曰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為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

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畝縱為東畝畝橫為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之遂亦以夫間縱者但分其畝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為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橫為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澮以成間之澮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或以為九矣神禹之治水也濬澮澮以入於川是水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為一卽卽二為一卽卽眾為川及其盡力於溝澮也則以為非多其廣狹深淺之等不足以盡流澮之理而遂乃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澮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畝夫然後一旦兩集以成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卽者名之為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澮之曷為承之以溝所以縱其形象見交暢之義溝澮字从血以澮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澮會意曰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



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瀆非備  
宜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  
旱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  
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  
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  
矣夫川之淤塞也實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  
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卽謂天下  
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  
爲有本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  
云涸乾也卽卽枯乾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  
枯皆燥水竭故燥也

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耻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耻諸是以仲尼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疏虛聲過實○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

此以過實爲過情○是以至如斯○正義曰論語  
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

皇清經解 卷三 皇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疏

注幾希無幾也○正義曰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注云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注云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之  
兩注互相訓詁幾幾通作幾幾與豈通爾雅釋詁云幾豈也郭  
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希摩也廣雅希訓皆訓磨磨皆  
通靡幾者動之微微靡義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  
少無幾卽甚近甚少之謂以希爲遠則幾爲豈以幾爲近則  
以希爲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  
矣注云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  
異也何異猶曰幾何亦豈遠之意○注知義與不知義之間  
耳○正義曰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不義異也  
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  
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則異於禽獸心雖能知之而舍而去  
之則同於禽獸矣庶民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  
子道性善之本旨而趙氏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能明之趙氏不愧通儒也

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  
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疆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疏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日云倫如朝服禮記中庸云毛猶有倫注並云倫比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序比也倫比序義亦同也。一日道則人倫即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卽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撥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卽識也。庶物卽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彊之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此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卽民可使由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日行仁莫不日行義由仁義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合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眾人皆然

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人與至不希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云人無不合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

孝文後二年遣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謚言疏注旨酒至謚言

策魏策云梁主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日後世必有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

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疏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法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變



齊給如響推類接響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辛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論語入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何方指方所而鄭氏亦謂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指方所而鄭氏亦謂爲有常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兼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臣負關組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滕臣保伍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此即本孟子之士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又以無方爲收天下雄雋之士亦以無方所行與趙氏同文

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

於紂也疏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

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德孝廉孟子正義

三

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爲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視屬籍三皇之道顛覆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天命也文王已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爲如謂武王不泄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

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媼狎也說文女部云媼媼也荀子榮辱篇云媼狎也

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媼同泄本發洩之洩通於媼故以狎釋之也邇近爾雅釋詁文說文彘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

識也詩邶風綠衣葛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志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且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旦

問粥子管子載其問癸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



以我亦不敢自專乃告司徒司空諸節齊粟此皆不泄適  
之事也是邈謂朝臣也牧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髻微盧  
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祔于社稷莫不牧  
室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駢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  
分餼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忘遠之事也是邈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  
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

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疏周

至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  
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

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久安則易生驕汰故惡旨酒好善言以  
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

但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以輔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  
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邈不忘遠修己以安

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興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  
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

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  
皇清經解卷之三焦孝康孟子正義

皇清經解卷之三

焦孝康孟子正義

焉

合則思所為以道揆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為萬世法  
孟子歷述禹湯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

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伏在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

則孟子所言之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  
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

變之義○注曰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已  
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放文古本閩監毛三本世作

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  
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

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為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為  
仰自後觀前亦為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之事而思其  
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

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

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



世也疏王者至秋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士表王述

拾遺序云孟子曰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牛聲震

猶未盡泯也鄭伯號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雖有

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駘車萬乘諸侯猶

得稱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魯

二桓本附唐也進爵而爲子滕駢把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

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

虎牢已兼并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秦赫然與

師而政討衛朔逆命子突殺衛君王人樊皮叛王號公奉命

諫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與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

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苟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

王中虜列國無爲王敵掩者而信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

寵賂獎篡弒三綱盡矣嗣後王世益微迨至晉滅號而襄王

復以溫原賜晉舉峭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

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朝一夕之文武成

康雍持堂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夕之故哉

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賴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

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凌遲君子罔焉

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服強暴君襄王拒請隨定王諂

擊伯而以王孫滿以片言却強楚於近郊之外墜之以太阿授

人而箴以朽索控蹠隨之馬鳴呼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

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述熄者

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止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

不傳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

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

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

年枚篇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豈失常故號令不

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

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

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經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

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

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鏗虞東學詩述熄詩亡說云孟子

歷叙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述熄詩亡著明所以

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

遂謂秋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邢君然考趙岐注孟子曰

太平道衰王述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

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

爲所欲究者王述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

述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即迂仲諸說亦何

存此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

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



述也夷厲以來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島苗來同捷伐震於  
洎乎東遷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燭然者明二雅之篇可震焉  
典廢所謂述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  
褒貶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徒春秋於風雅之後詩  
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  
亦當僖世則恩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  
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  
頌擊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晉之乘楚之檇机魯之春

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

以爲名檇机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

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

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

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疏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至之矣。正義曰：舊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書弑君誅  
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  
體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  
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  
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弑，有義也。日，義實如兩，諸侯  
之策曰：繇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行出奔。此以  
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  
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  
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亦，崔杼弑其君，此以明人道，斯  
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  
存，晉乘、楚檇机、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  
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弑之，姦惡齊晉得  
以春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啓之弑，  
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飽，與庚與，必不  
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  
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二  
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  
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絕譏刺  
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爲時人見彈貶者。  
義同公羊氏。以此當其義，則義指貶刺撥亂可知。孟子述孔  
子之言，特指出義字，義者宜也。舜之所察，周公之所思，皆此  
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察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即







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  
詳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以孔子稱有罪爲  
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亦自  
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  
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

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詩又云雜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致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

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

日五世而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旣卒斬傳云斬斷

也趙氏以君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逝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

位者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注子我也我未得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天

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

於大聖也疏注子我至人也○正義曰子我淑善者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子私淑諸人

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

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正義曰方言云跌墜也

漢書晁錯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厝也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

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

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取與取無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非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廉者則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為惠名與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資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家使之習勝多輕施結答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烈士病諸故設斯科

以進能者也疏烈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

說苑臣術篇云烈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烈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注羿

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

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

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窮之

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為有

窮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春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

田今又好射夫封狐罔亂流其鮮今泥又貪夫厥家注云

泥寒泥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在寒泥使為國相使臣淫於外樹之詐愚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逢蒙行險於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眾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眾謂羿之家眾人反羿而從泥為泥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



如雄渠蓬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  
欽七略百篇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  
注云蓬門即逢蒙學射於羿君臣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逢也  
蒙繁弱於此而無強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  
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惟子  
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羿古諸侯有窮  
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  
蒙即門裴駘引此作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  
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已若一人爾已若一人爾已若一人爾已若一人  
言篇云蓬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注罪弄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注孺子

○正義曰孺子為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為衛人所  
使故知為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  
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殺射為禮乎射兩  
輪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一人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  
說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孔氏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  
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論四書賸言云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  
衛而衛使追也或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  
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  
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  
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  
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一作多  
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作多  
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  
祝册曰惟爾元孫某遘厲瘧疾某氏傳云瘧疾也周氏用錫  
尚書證義云厲作也瘧古瘧瘧疾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孟秋  
注云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瘧疾為厲瘧蓋瘧疾寒熱暴  
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瘧昭公十九年左傳許  
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遺瘧疾正同孺子若  
以瘧疾明之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  
耳瘧即瘧也



吾生矣

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其僕曰庖公之斯夫儼其正策今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其僕曰庖公之斯

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庖桑楚云出無本郭家注云歟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

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不不變道亦不變是以再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

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為其所出之本始也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庖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

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

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

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

禦亂今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

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庖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

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

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為禮射至詩之反謂反

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庖

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

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雁曰乘凡四皆為乘是乘為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

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

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為古之好女也周氏栢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

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解弄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子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

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鞀人凡

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者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為冒而冒即帽故以巾帽

釋蒙字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

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善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戒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倫有惡人焉曰哀矜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矜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

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譏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為醜類者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惟義為常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為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下



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栝棷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

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性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順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異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因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騰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戰國時有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鑿之意智與全文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怡與則行水治秣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怡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卽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象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彼若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義教之始聖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禽獸羸蠃之內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之利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以言故非通變之利以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至

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

義日說支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

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鑿即

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富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

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

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即不能轉移其性之

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其性之

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爲不善此智所以相遠智者何

以轉而爲不善爲其鑿也惟其困堯舜而鑿改惡其智蓋伏義

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爲人苦於不知

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改無爲而苦於使由

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爲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爲

凡物也其一爲細楚辭騷騷云精瑣瑣以爲根注以爲根注以

正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

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

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爲鑿夫知其爲仁義是

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

之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爲仁爲

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己之空見以爲仁憑己之空見

以爲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

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

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

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

而水不能安於無事矣胡氏謂禹貢雖指禹賈讓曰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僻伊闕折底柱破碣石此

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鑿二渠

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洧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

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過泥禹之

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木災非

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功並垂天壤矣則何以續

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同行而禹之不能無事正所

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

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

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道以繼日憂勤極矣乃

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

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未故陰夏入居下不得在

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

皇清經解卷五皇五

焦考廉孟子正義



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此謂寒如智者亦行其所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

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事循理若禹行

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

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

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舜之大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

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

孟子恐人好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

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

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也注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

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

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天之至致也○正義

曰禮記中庸篇云今

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

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天虛之中也曰憑乎

日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

雖云屬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

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

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星辰本無度以日

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

角亢氏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

爲朱雀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

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躡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二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  
 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  
 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卽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  
 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  
 其交遠轉而南行自春秋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  
 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  
 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曰中星烏  
 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日在房孟冬日在營室仲春日  
 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  
 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  
 在斗季冬日在發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  
 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卽所謂故也  
 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卽其故而可  
 知其所行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  
 之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赫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二章之  
 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赫元以後第一章冬  
 至必在朔日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至是爲赫元以後第一章冬  
 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歲爲一紀凡  
 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  
 首三紀共四十五年冬至朔旦而年月日時俱會於  
 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

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梅氏文鼎秣學堂問云造法  
 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  
 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  
 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是也二者以  
 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日者不  
 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  
 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  
 取以爲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適用可久乃今非  
 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  
 有所受之於前而自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  
 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  
 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而數  
 端遂接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  
 各卒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  
 欲其不違近測晦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也不能不稍爲整  
 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  
 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卽以至元十八年辛巳  
 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坐而越注只云日  
 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注初不言  
 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攷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  
 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







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卽其故而時時察之思之不易  
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干歲則差不著見孟子  
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卽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  
可知況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  
致此蓋子言秣之精卽孟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  
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  
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  
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春秋以統天重脩  
大戊授時時刻之異勿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統天重脩  
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術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  
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  
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行盡黃道一  
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卽有本輪均輸  
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  
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汎之歲實猶之  
前有實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  
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汎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  
與歲實然合今則戾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  
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  
一之說西法本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有餘五年長一消  
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  
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  
合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  
同時則知其時本輪均輸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  
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  
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  
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未盈初之  
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加度同理冬至之  
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  
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  
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行度故  
也西法近率最卑後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  
率似微胸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  
論輪徑差既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輸之心  
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  
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今又有不同則距  
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  
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至者視今時  
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外術息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



指也疏

修性守改○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八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

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

朝廷也與言者皆詔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

為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

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公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

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為臣主者有父為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受質子

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為喪主凡稱有某喪皆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禮凡稱有某喪皆

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

禮喪服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皇清經解

卷之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

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

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

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禮其禁溫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也趙氏佑孟云所稱不歷位不論

甫入門未卽位時趨迎揖之者卽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

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

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

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

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疏是簡驩也○正義曰呂

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



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  
禮故孟子以禮言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注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

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禮朝廷至揖也

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已禮記

也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已位而嚮彼遙揖禮以

變為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物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

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

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

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為簡易也正義曰趙

氏以易釋簡也闕監  
毛三本作異非是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疏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劉

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

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皇清經解卷千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

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

必反之己也疏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

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惟此人何為以此事

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

篇云事為也是奚宜即何為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

也至之義為來故云來加我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

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  
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  
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  
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  
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疏禹思至飢之  
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  
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塘謂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為  
可矣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已既為後稷則天下之飢  
由於己讀為猶尚是譬况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

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雋孝廉孟子正義

十四

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  
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疏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

冠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頭也自上而下繫於頭也急  
於戴冠不及使纓攝於頸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為冠故  
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也延琥曰按劉熙  
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鬢髮也說文云母讀若冠是  
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  
辨云堯舜皆有舉任今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  
如責守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  
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  
記留侯世家揚雄  
解嘲皆云高枕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

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正義曰失其節  
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



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

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

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

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所以恭敬婦人

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

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

貌屬君則當爲尊嚴孟子之禮視在匡章則當爲和親故注

爲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調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

云志願爲情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

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

是乎注情懶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

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好勇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正義曰翟氏顧考異云說文不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愨

也大部很五還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很字必當如

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很據廣韻很字下注云

俗作很蓋以很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

者也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

親也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疏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挑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語之所紀略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現在威王時顏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



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櫬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欲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焚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斯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桐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前之過白君子言之以爲章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於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斯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

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

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

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

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疏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

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卽張也張則有疆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爲疆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攝而莫改故爲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曰不孝

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去也曾子居武

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疏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



柄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  
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  
會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  
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攻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  
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  
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卽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  
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  
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漢志作南城又云晉始爲  
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放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  
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  
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所困於吳境田焉餽師  
之溫嘗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徂武城  
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從  
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關潛邸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  
越鄰是也或云越越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  
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齊如越諸缺來報聘二十四  
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孫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  
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  
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未  
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  
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  
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會子居武城自卽  
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會子本邑  
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卽云爲師亦黨庠里  
塾之常所謂鄉先生矣矣一旦寇難之東方將效死徒無出  
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  
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會子祠墓存焉質諸傳  
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南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  
武城不見經而會子自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  
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

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  
壞者我將來反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  
寓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會  
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  
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

紀之謂得其同疏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矚視

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

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矚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王使人矚夫子宋

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矚作矚闕本注作矚按音義出矚而作矚蓋此正與滕文公

篇陽貨矚孔子同字音矚為矚而作矚切之非也文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

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為相是為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矚云矚之言矚也方言云矚矚也吳揚江淮之間曰

矚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矚夫子注云矚矚也矚與矚同按趙氏以視釋矚自非矚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

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古視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也趙氏蓋以齊王使善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在內即荀子相形不

如相心之說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

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

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

齊王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管子天員篇云單居離問於管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

有之乎管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而地方者誠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

人宵天地之貌注引應邵云宵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間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

言其姓名也疏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勝御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



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綬鄭注云良綬君綬也良與郎聲之侈余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盡富貴故趙氏明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

所之疏吾將鬪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窟茹以蕭光及薦稷燔肝肺首

心見間以俛無注見及見間皆當為鬪字之誤也燔燎馨香

鬪以蕭光取性祭脂也鬪以俛無謂雜之兩無醴酒也正義

曰鬪謂雜也據意皆是鬪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鬪

字鬪部云鬪很視也齊景公曰與雜妻下段良人同字然則鬪即觀

之俗說交觀並視也从二見觀从觀故鄭訓為雜與說文義

合孟子將觀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眾人之中而

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為視語意未周按鄭以鬪為雜者

讀鬪為間雜之間也趙氏本鬪自是鬪故訓為視釋名釋姿

容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為間謀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豎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廢足之道也注施

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

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

室答問云施古斜音義同也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訓

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衰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

錄溝洫疆理小記云東郭墻間墻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即墻

塚也說文冢高墳也墻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墻冢

之名義亦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墻間之祭者

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北陵謂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

言既與下到今紛紛摛述皆以墓祭為非於茲余謂孟子且勿

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德祭葢祭於茲名曰靈臺上

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會子且推



几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表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轍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楮餘說云何氏掉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墻間句之祭者乞其餘乞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矚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墻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墻間矣再矚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矣

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

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疏注妻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

蒼頡篇曰訕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

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子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

叔使駟馬正侯犯殺鄒宰云云未以使如之三子結之按孟

子叙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壓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壓酒肉而後反

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復上妾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

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壓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

### 皇清經解

###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注

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矚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訛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誦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翩翩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

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翩翩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

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何間獨來見

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翩翩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

釋文云翩翩字又作扁張華鶴鶴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

之義爲衰偏之義亦爲衰施施猶翩翩即猶偏偏以自樂注爲

假借也漢書叙傳云魏其翩翩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

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



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  
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  
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爲猶之  
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  
况於國人著以爲戒耻之甚焉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千二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注萬章者萬姓名孟子弟子也萬章

問舜孝翁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疏注萬章至子也。正

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

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賢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

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故恣構議而為傳忿繆之談以滋孟

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

萬章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

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

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疏注舜往至于田。正

義曰禮記玉藻云大

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

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干

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

據許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閣下則稱旻天

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孟子曰怨慕也

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

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

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

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

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

至旻天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日旻天旻閱也物就枯落可閱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思愁也愁思也憂愁卽閱傷故云憂陰氣閱監毛二本作幽陰爾雅釋言云號譁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虞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注忍無

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

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忍忍

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疏注忍無愁之貌。正義曰

心部無忍字有忿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

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忍爲俗字忽忘於心卽

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忿忍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其爲子職

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

###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至何哉。正義曰此卽代述孟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

過其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

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

此申言上忍字若忍然無忍則以我說竭力耕田共子職矣

尙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達宜從趙氏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

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

且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

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

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

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

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

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卽



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卽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饋獸飲食之等數其饋禮宰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誦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以賓禮饋舜之別章也其此得自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日誓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尙書後辨云慎微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直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厯數孟子祗載見警瞽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

### 皇清經解

#### 卷五 虞夏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尙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安攘之釐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微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榘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古文尙書男卽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謂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別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而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



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思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傳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祗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其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謫堯後人乃又妄沾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胃子不在數中趙氏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馬融注云義和爲勳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四時詰登成也周禮司動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

### 皇清經解

####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下卽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義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未卽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釋允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以疇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僂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

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頌也堯頌天下悉治將遷位而

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

往也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

卽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級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也待卽須也竟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卽輔爾天下不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卽是輔相天下也說文爰部云登也登卽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卽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愛也論語天下之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

皇清經解

卷之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

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觀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無以艾爲好之女衛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艾卽稷臧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臧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言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言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總長劍兮揮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驥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砥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



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又亦通則說文云艾芟艸也或从刀是又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又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艾以美好爲艾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彥又爲艾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鄧舒有三雉才注云雉絕異也雉卽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瘧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崇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其病急願聞其說也伯日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痰癖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標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

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

### 皇情經解

####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

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疏

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

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藿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乃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假曰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驢釋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者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闕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傳二段王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本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輿本之爲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



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  
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  
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  
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乃死謂攝位至  
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  
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  
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

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

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

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爲百行之上本人之爲行莫

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行人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

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

皇清經解

卷五 宣 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

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筮云取妻之

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爲文姜嫁魯桓公爲

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爲

告廟而筮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

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

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

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

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疏注舜父至母也

母嚚尙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嚚職愛後妻子常

欲殺舜後焚廩掄井亦其爭也爾雅釋言云慝怨也 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注禮娶須五禮父母允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

舜父母也

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



采之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視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也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吉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嘉命視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儼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視某重禮某不敢辭徵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敢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父母元答之辭也史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充通充答卽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

充父注引鄭氏云充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可以制瞽而不可強舜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焚

皇清經解 卷五 皇西 焦孝廉孟子正義

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

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

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

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

禮記祭統云不期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全猶具也蓋原有此

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尙

穀所振入宗廟黍盛含黃取而取之故謂之尙。呂氏春秋

季春紀發倉鉅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困廩

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

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

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階有別此完廩所用

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

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卽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

訓還字通捐爲環是卽爲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卽

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

衣與琴爲築倉廩子牛羊督睞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



賤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人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衣龍工往舜既登廩得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卽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是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捨之此句尤明蓋雖惑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卽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對照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之助也象曰謨蓋

都君威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

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

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瞍

兩雅釋詁云諛謀也釋言云傘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加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爲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函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舜卽爲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卽漢帝紀列侯幸得齎錢秦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旣食祿奉則有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君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爲君也威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蓋未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蓋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緡寡無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緡寡無害也僞傳云使緡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威我績威字無所著矣

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

媿使治朕棲注干楛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彫弓也

天子日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媿威皇

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疏注干楛至妻也。正義曰干楛

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思是舜憚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張都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內

焦孝廉孟子正義

禮切丁音彫云義與痺同趙氏讀張為彫故以為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同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披氏周皆訓上說文車部云鞞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鞞也鞞字同鞞之為抵猶彫之為抵矣乃此時堯不當有鞞之意以抵為天子之弓於義未協趙氏借溫故錄云張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為舜自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檇謂之牀釋詁云檇故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檇者人物所棲也卸皮鬪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而語政至簡而易行儀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媼媼之語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器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媼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日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象往八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揜蓋是舜先在宮象揜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愕然反愕與選同說文象部云選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紉居於宜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警賈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為象先居舜宮鼓其琴後入宮見之若此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唯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感以和此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管子芸灰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管子仆地有頃蘇寤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勿也汝聞曾晳有子名曰舜舜則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鬱  
翁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間謂之鬱悠鬱  
矜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  
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  
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璞尙書古文疏證云爾  
雅釋詁篇鬱陶絳喜也郭璞注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恹恹而愜是其情也又引  
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曰  
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  
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  
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  
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  
喜亦喜者象見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  
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  
之切豈得即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  
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  
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  
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爲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  
也閻氏必欲解鬱陶爲喜喜而思君爾甚爲不辭既不達於  
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爲非眞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爲思又訓爲憂管子內業篇  
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爲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  
鼓鐘篇憂心且抽泉經旨表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爲憂  
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  
思君王逸注云愼念蓄積盈胥臚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  
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爲憂凡一字  
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仁稷也則紱字卽  
爲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  
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  
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蒸也憂思憤盈亦謂  
虞思游賦云戚溽暑之鬱陶兮余安能平爾斯夏侯湛大暑  
賦云何太陽之赫曠乃鬱陶以與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  
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  
憂亦非也爾爲辭者禮記檀弓爾母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  
也方言云恹恹強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恹恹或謂之嗒  
容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恹恹顏章昭注云恹恹貌  
趙廣雅疏證云恹恹而慙廣雅恹恹嗒也恹恹嗒嗒並雙  
聲廣雅疏證云恹恹而慙恹恹嗒嗒也恹恹嗒嗒皆局縮  
不伸之貌也釋言云恹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  
之恹又謂之蹙猶慙謂之恹恹又謂之嗒嗒也

齊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子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專疏注茲此至治事。

云惟念也汝其于子治解爲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汝其于子治謂汝姑且于子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于治卽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又續云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替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之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既能使替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間之事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說說者恐其皆未安也益天則亦未爲甚項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替象朝已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以於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誣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注萬章言我不習而不察耳

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愛亦愛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

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

之曰然則舜爲喜者與注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

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注偽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

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

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



小吏也。圍，圍魚在水羸旁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孟

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偽善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癡痲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文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為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子所否者皆殊其首讀符郇切政鄭康成以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禮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關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為周官校人掌以養馬耳故呼為問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尚

焦孝廉孟子正義

校，榘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掩其下是柴榘榘亦校即榘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之以護箕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為車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為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問用以畜魚則為積柴為慘即亦為校爾雅釋器云棨謂之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泔說文木部云柎以柴木醜也郭璞江賦云柎殿為泔網木為棧以養馬因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為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四鄰子於樓臺榘之以棘訓以棘柴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風因麒麟皆在郊椒龜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以木相貫穿為關校以遮禽獸也注圍圍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圍禁也圍圍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圍伯麻也下洋洋為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禁之狀故為圍圍圍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致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鳥



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鳥  
此吾吾卽圍圃不敢自規之貌卽在水贏劣之貌也毛詩大  
雅牧野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大  
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窮  
尾衝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爲魚肥則尾赤方羊遊  
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  
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  
疏云迹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迅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  
水趣二字例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  
嘉誤作喜

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

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  
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

神訓云以萬物爲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爲比類之  
義亦爲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

皇清經解

卷五 宣齒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古

有春實有此圍圍洋洋攸然而逝  
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  
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  
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瀨考異云韓非

放父殺弟不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  
章知無放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  
其并無之則其餘邪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

有庫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

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  
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



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

妄人所改也竄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窳

今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繁蔡叔之繁蔡爲一謂放之

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我諸四

裔劉何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在毛之地三年不捨其罪

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法廢猶放也殛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

釋文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

方羽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

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魯頌致天之屬于牧之野箋云屆極

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

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謂誅紂於

牧野曰極至也鄭曰極誅於牧野殛是殺非也小雅後釋言

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爲極誅甚明今

爾雅作殛誅也蓋誤以洪範多方殛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

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尙書自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爲

極亦如孟子假殺爲竄鯀因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

極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殛後死此當

皇清經解 卷五 皇高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

之卒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尙書趙注孟子章注國語皆云

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

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工于幽陔以變

北狄放謹段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

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竄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

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

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詁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高章以

舜放象爲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庫。正義曰

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

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傳注

鄧蒲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地臯亭舜

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以封故也聞

氏若墟釋地云有庫之在今永川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

所經文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

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遠居蒲阪居零陵陸阻大

比歲一至則在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

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



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易爲傳者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翟氏灑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羿子之界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庫與鼻皆從異與之鼻音皆讀爲庇故其字得通借。注齊誅四俊。正義曰書云四罪趙氏謂之四俊者明其罪在俊也論衡答俊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俊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俊人小人也俊人問曰行也中聖則賢不合則俊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俊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俊人聖人刑憲俊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俊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引作是孔子嘗阮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爲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當嘗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嘗嘗也禮記曲禮束彘因注云固嘗也固之義爲常嘗卽亦爲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

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疏象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象不得有爲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卽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吏治之國卽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猶爲置傳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人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疏令如此



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庠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父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輒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象得觀已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雖然欲常常而見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

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

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誦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諷諫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譌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五原原來證從原會意之惰。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行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蘇公爲司徒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庠之君不依朝貢常禮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庠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上觀云云汝其于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庠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



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

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疏注此常至謂也

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庫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其欲常常句

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真始以為尚書逸文庶幾

近之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

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况其仁賢乎疏友于之性。正義曰

于之性生於自然後漢書袁紹傳云友

戚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

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

然乎哉注戚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

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

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

實然乎疏注戚邱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

地續云古人之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若瓊釋

魯地而蒙則齊人是戚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戚邱見春秋

桓公七年焚戚邱注戚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戚亭

戚邱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

蹙踏蓋讀蹙為曾西蹙然之蹙即蹙踏也楚辭離騷云高余

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

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淵考異云舜見

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坡平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

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即戚邱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蘧伯玉貴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函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大



持而退彌子瑕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宥厄造然革容曰善哉  
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坂乎天下音義曰坂本又作岌孟子  
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

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

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

以證之非東爲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

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

宗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

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論四書臆言云孟子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按伏

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

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

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

爲二以慎微五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

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書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

堯典之名卽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

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語文亦稱堯典自

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尚書作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臧氏林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春秋繁露燮

輿說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  
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說文占部徂往死也虞書曰放勳  
乃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  
名孟子勝文占部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  
老合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經合段段凡裁說  
文解字注云徂往死也夙且聲虞書曰勳乃徂二徐本皆  
如是宋本說文及洪邁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勳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古文勳則所引皆如是此作勳乃殂據力部勳者小篆勳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真壁中文也而無故落二字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稱此文尚書或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以但稱勳或言放勳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落殂死也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殂落二字各為一句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尚有無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曰明注曰舜帥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禮弓方表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句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為孔氏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年為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為句不可改載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矣。注放勳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滕文

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過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爾思字相貫為一事也過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字部云謐靜語也一日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有密禮記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謐趙氏讀居為謐故云密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疏

孔子日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昔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



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

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普

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男溥斯普

義云溥溥也周徧即大也幸徧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

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

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

之外皆在水也鄭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

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

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

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

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

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

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

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

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

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

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

賢人稱賢能因君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

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

春秋恤人篇云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為舜作故咸  
邱蒙引見為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故  
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闊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  
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  
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  
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  
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



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嬖臣其父也

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

頤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宜古十五年左傳云

故文反說文國語晉語云夫文蟲血爲蠱是文卽字也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有意於

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魯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

也魯者文字形聲之合也魯與字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

也從魯辛字音猶理幸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

篇章也魯者意內而言外也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

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魯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

害辭不以魯害辭也孔子曰命以足志魯之謂也辭此二篆

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書命鄭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

之不可混也顧氏鐘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文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而孟子之詔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

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出

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出

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

子以爲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

此孟子所謂固哉高與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

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闕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

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尚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

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常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

詩也然則所謂遊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

人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人爲何

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遊乃在支辭而非志也

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得其之孟子之

論北山也惟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乎其嘆賢勞之

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

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

風自南吹彼棘心亦斐斐者義匪裁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

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何欲知

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

世將稅櫟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

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

說文多部云彘骸也有部云骸有彘彰也然則文章之義本

作彘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

爲彘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

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注云文文章

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牙遺爲辭卽普

天之下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

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



與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卽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早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子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同之黎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謂無有子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卽佚遺佚卽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天將遂早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子遺乃虛設之辭謂早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子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餘黎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替賤爲天子父養之至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

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

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

說文人部云論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下云論理

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論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

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

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是思亦道也

大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

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

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祇載見替賤夔夔齋栗替賤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尙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替賤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



解戚邱蒙之疑疏

注書尚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祇

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誥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爲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端端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通慄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貌也閻氏若琥釋地又續云杯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酈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替賤亦信知舜之大孝釋替賤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義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替賤見之必敬慎戰栗替賤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

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

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 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執子之敬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四

一本作執子之政

